今天：新婦人俱樂部晚宴

生意經紀日記　文：田子寿　畫：黃鳳篇

天氣非但不「浩熱」，而且有走入「浩」寒之勢。黃貨連落價二日，昨晚決定，今早我們公司實行「入貨」。將幾筆大款，買入「黃貨」。波姬同金銀大廈的徐國老女秘書通電話，我同彼得通了一次話，都辦入硬貨事。

「不要黃貨變成黃禍才好！」這是彼得之言，我話：「現在到聖誕，不夠一個月了。我不怕它跌！」派阿劉去灣仔電車送三姑大婆集中「炒黃貨之市場」——南中行，回來對我說：「媽媽聲，好似倒瀉一担蟹，盡是三姑六婆。」我話：「不可小看她們，這是別人不注意的資料。」中午前，小二來寫字樓，波姬已爲她在我外間過道，設置一張寫字台，插了座新電話。我笑着問她：「可是來見工？」

「是呀，還得同你老板談月薪呀！」她歡喜有張「辦公枱」，波姬送來我簽字的英文聘書，名義是「機要秘書」，又填了「五千元車馬費」，並解釋給她聽：「一個大酒店樓下商場的色爾絲格爾（銷貨女郎），現在最高是三千上下，普通只二千零，有人住在荃灣，乘地鐵來往，車錢快三百元。」小二大笑道：

「副老總，五千我嫌多了，以後添司機，由牛山同老板一齊返工，不用車錢也。」大家都笑了，便叫陳小姐打電話，叫了一盒西餅來請大家，咖啡、朱古力，自己煮，有間小電廚也。小二來我內房說：「香港男女職員眞聽話，也上軌道，他們對這西餅熱冷飲料也歡喜。台北可不這樣，好刁的。」

「因爲台北寫字樓和女公務員，個個天姿國色，所以顯得很！」她摸過來摸摸，我知她想「克斯」，便同她擁吻十秒鐘。

下班前，朵娜來電話，催我們過海：「交通繁忙時，還是乘地下鐵快，擠就擠吧。」果然只花了十五分鐘，已到九龍塘，上到電火車，舒舒服服到了沙田中心，簡直是另一個繁華世界。「現港九這十年，開發的第一個「重點」，是新界大小市鎮。朵娜同了好幾位「名星」已在等候，沒料到有這麼一家婦人俱樂部，有上好的厨師。不久彼得帶了她的小妖姬到來，也是乘地下鐵與電火車的，到新界，方便過東區搭巴士回牛山。酒席是鳳城菜，清而有原味，妙在女侍都是順德小姐，我問朵娜：「是不是偸渡來的？」她說：「難就難在有這許多鳳城小姐，本地招請的，經理是脂粉陣退下來的女財主。這厨房和新樓，如在市區，就不可能有這麼大這麼舒服。」彼得話：「又跌了！」

二一三：整日吵個不休

陰陽之間　曇華

被丈夫說了幾句，做妻子的只好把要說的話也咽下肚去，呆呆地望着他，不敢再多言語了。

見她久久不作答，他又問：「安娜有什麼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有，現在在房中睡，」妻子冷冷地答，「你不相信？可以進去看看，問問你的乖侄女，看我有沒有說錯？」

「你像在吵架了，何必呢？」他站起身，「算了，我不理就是了，別再生氣，這對身體不好的，唉，都是老夫老妻了，還像小孩子似的鬥氣幹什麼？我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免得老是對着你整日要吵架，眞是氣死人了！」

「你才是氣死人！哼，整日出外胡混，還好意思說我？不是賭錢就是喝酒，你哪一天能找到一個錢回家給我？滾吧，滾！」

「你們又吵什麼？」李安娜從房中走出來問。

「你該好好睡的，」嬸嬸連忙裝出十分關心的樣子，「快回去睡。」

「我是給你們吵醒的，還怪我不行？」她望望兩人，「有一天你們能不吵，眞是謝天謝地了。」

「唔，是她不好，」叔父瞪了妻子一眼，「我走了，就安靜了。」

現代江湖實錄之七　擂台　田長歌

二一三：又粗又橫

袁野曰：「我睇過這個黑鬼，周身肌肉一舊舊，搵一份肥膏都冇，點減？最多減四五磅，仍然着數十五磅。」

程振曰：「袁師傅，無論如何諗辦法相就一下。」

袁野曰：「吳師傅咁搞法，擺明要泰仔香，我孭不起這個責任。」

高強曰：「可否同領隊商量呢？」

袁野曰：「我諗幾難，因爲讓磅太多。」

屎坑華曰：「袁野，試一吓喇，黑鬼打不慣泰例，黑豹膝夠勁，應該係搞得掂。」

袁野曰：「你上去搞下睇下掂否？」

屎坑華茄茄笑，曰：「我當然唔掂喇！」

袁野曰：「不瞞各位，我不怕吳師傅個位黑鬼不打，係怕我領隊不畀黑豹上陣。」

高強愕然，曰：「點解呢？」

袁野曰：「好簡單，差二十磅，等於越三級。」

挑戰，黑鬼身材又粗又橫，你見喫，黑豹淨得個肥字，又不夠黑鬼高。」

程振曰：「袁師傅，無論如何諗下計。」

高強曰：「然，傾下喇，大家相就一下。」

袁野曰：「傾即管傾，照睇幾難。」

屎坑華曰：「試下喇，威實份人幾好商量嗜。」

麥仔曰：「試下都好。」

袁野不再爭議，其實佢有冇同泰仔領隊威實商議過，根本冇人知。

隔幾個鐘頭，袁野回覆高強，話唔掂。

高強曰：「泰仔上台，爲錢而已，袁師傅，不如咁，我做中間人，畀多一千銀獎金黑豹。」

袁野曰：「錢未必掂，嗱，我哋簽約之時，講明打泰例，何況你間會宣傳，亦係講明係泰例。」

高強曰：「冇錯，但改變一下，觀衆不會知。」

三人住（十四）

城市之光

李婆婆首先開口：「我煮下了飯，炆牛腩後就出去，以爲回來就可以吃，不料高速煲被她拉脫了插頭，斷了電源……」

胡婆婆想反駁，林姑娟加以制止，等李婆婆說到稍歇，林姑娘立即對胡婆婆道：「你說，慢慢說。」

「三蘇蟹，每人一個，而她一人却佔用兩個，好沒理由……」

同樣，胡婆婆說話時，李婆婆又想反駁，林姑娘揚手加以制止，一直讓胡婆婆講完。

胡婆婆三幅被的話重複又重複了，林姑娘及時用笑聲阻止了她繼續說下去。

她咭咭笑道：「你們眞是小孩子，插座不足而已，十分易辦，明天，我找個電燈師傅回來，加多一個插座，就什麼都解決了。茶杯裡的風波，你們說是不是？」她對胡婆婆的女兒女婿，李婆婆的親友笑着詢問，然後再加一句：「我說她倆眞是孩子氣呢！」

衆人笑了，笑她把老人家作爲孩子般看待。

從來一笑解千愁，李婆婆的親友，胡家女兒女婿，也感到兩老的爭吵，實在多餘，也眞是孩子氣，才會如此。

「熗了熗了。」李婆婆一個親友在厨中大叫，原來牛腩再用高速煲煲到熗了。

「吃飯，吃飯。」另一親友說。

那邊，胡美娟與吳敏超，也做好做歹的，把胡婆婆帶到外邊去。

開心

風語蜂言　偏鋒

有名無實

香港電台將脫離港府獨立。可惜仍要資助。

萬靈丹

電視將禁播香烟廣告，烟商指漠視民意。「民意」的確好使好用。

增加投資

未來中學學費每年增加。也是投資的增加。

二九：何妹妹做魚蛋妹

屋邨主婦手記　阿芳

本來，水上人家娶親，都是用船艇接送者，現在何家上了岸，但婚禮仍照水上人家俗例，變成象徵式之陸上行舟接新娘，因此，引動一班鄰居圍觀看熱鬧。

轉眼之間，十多年過去，何哥哥不但已有一子一女，而且早已入學讀書，而何妹妹也是早已嫁人，誕下三女，而且最近還傳出離婚之消息焉。

一般而言，水上人家多是子女衆多者。據云多食蝦蟹之人，精力旺盛，生養特佳。而且，水上人家居於船艇，既無活動，又少娛樂，日落之後，困處船艙，只好舉行周公之禮，故此子女較岸上人爲多也。

但奇怪者是，何伯夫婦却與一般水上人不同，佢哋僅得一個獨子，很顯然，當生下第一胎後，其中一個之生殖能力，自是出現問題。因他們是水上人，不懂求醫，以致從此不再生養。正因爲這樣，何嬸在其子將近十歲大時，仍無子女生養，而鄰艇婦人却因生養太多，又誕下一女，無法再撫養，乃送與何嬸爲女矣。

這位何妹妹，上岸之時才十四五歲，因爲自小浮家泛宅，沒有怎樣讀過書，上岸之後，又遇上尷尬年華，找工作而又未適齡，只好終日在屋邨遊蕩。這麼一來，就造成屋邨阿飛之機會矣。

常常夜深人靜，亦見何妹妹與三兩個阿飛在梯間依依邑邑，不久之後，索性去做魚蛋妹矣。由於年少無知，有如不設防之城市，結果遺珠胎暗結，却不知出自何人經手，而自己又無錢搞掂，只好向阿嫂求助，借了一千大元，找個黑市醫生，把未成形之嬰兒取了出來。

經此一役，再認識一名屋邨巡警，乃告草草結婚焉。

垃圾王國　海辛

九：多個香爐多隻鬼

森林仍憂心忡忡地說：「多個香爐多隻鬼！那傢俬舖是跟我們同一條街，相隔不遠呀！」

錢關美卿還是意態閒閒，說：「眞傻，現在香港做生意，越多香爐越多鬼就越好，可以引來更多拜鬼的人嘛！我們是地頭虫，已在西區打下基礎啦！」

森林說：「就怕人家肯花大本錢！這世界以本傷人，最容易取勝。」

「我以爲你怕什麼？本錢？你姊夫沒有嗎？」錢關美卿神氣地說。

「他的本錢，不等於是你的本錢。」森林頗有含意地說。

「森林，別小看姊姊，你——」她帶幾分生氣，人坐在沙發上。

「卿姊，我是——」

「沒有膽色，沒有遠見，你怎能做一家公司經理？傻瓜，你不記得先幾年，那家新開的『發利』，不是讓我們擊敗了嗎？你的信心哪裡去了？」姊姊教訓着弟弟。

「卿姊既然這樣說，我就不做什麼措施對付啦？」森林說着起而告退。

終於寶山大厦商場面向馬路的「大方」傢俬公司裝飾完成。招牌特大，供應的傢具繁多，價錢廉宜得令人難以置信。但貨色也不拆爛污呀！開張之日，購傢具滿一千元者，贈送五式擺陶小擺設一套。三日後，大凡購買傢具一件的，則送一擺陶小擺設……生意好得很。該店把「豪華」的顧客搶去。

這樣一來，有恃無恐的女老板錢關美卿，不能不把視錢投到新開的「大方」去。第一天，她看見「大方」玻璃櫥內的顧客擠擁，心裡不是味道，但她把嘴一蘋，說：

「新厠坑也有三日香，新開張的傢俬店多人看傢具，算得什麼？」

第三天，自己的店子裡，職工們在拍蒼蠅。她又走去「大方」的玻璃櫥外觀看。那店子已賣去不少傢具，一輛大貨車運來不少新傢具，由四個搬運工補充到店裡去……

迷途　陳浩泉

二九：想去加拿大

「看你，又是瞧不起女孩子！」媽媽白爸爸一眼。「將來，阿璧大學畢了業，月入萬元難道沒可能嗎？」

「我不是瞧不起女孩子，我只是說女孩子沒必要拚命去賺錢。」爸爸說。

「女孩子唸多點書，將來賺多點錢，不必依靠男人，那完全沒錯。」媽媽說，「好像我，就是唸得書少，不會賺錢，結果要讓你欺負！」

「你到底說到哪裡去了！」

「好吧，言歸正傳，阿璧唸書的事，無論如何你得替她想想辦法！」媽媽說。

「你就捨得讓她走了？」爸爸問。

「趁我現在還不太老，還能自己照料自己，就讓她去吧，三幾年就回來了！」媽媽忽然很開通。

「你想到哪裡去？」爸爸問我。

「加拿大。」我說，「斯豪的叔叔在加拿大，在那邊會有個照應。」

「你是打算和斯豪一起去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他可以幫你不少忙呀！」媽媽搶着說。

「忙當然可以幫。」爸爸說：「但是，你總不能要人家出錢讓你的女兒去留學。人家的父親是老闆，你也是個老闆呀，你就不能負起這個責任嗎？」

「哎——我們這種小生意，算什麼老闆呢！你到那邊去，每年得花多少錢？」

「不會超過十萬元港幣。」我說。

「這可不是小數目了！」爸爸吁一口氣。

「第一年的費用是非準備不可的，以後我可以在那邊半工半讀。如果成績好，也可以申請獎學金，減輕家裡的負担。」我說。

天涯俠客無刀　文：端木翊斐　圖：秋風

三：闖下大禍

那中年漢蓄着三綹短髯，看來甚爲威武，但又和藹可親。他見叫門的余顧南，不由微微一怔，尷尬地咳了一聲說：「你是誰家的孩子？」

「我叫余顧南，伯伯是呂維正的爹爹？」

中年漢點點頭，道：「你找正兒玩耍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特地來還錢給他的！」

「他雲伯伯患病，某因要等一位朋友，所以叫他代我去探望一下。哦，你幾時欠他錢？」

余顧南將經過告訴他，呂父伸手在他的頭上撫摸了一下，道：「你眞是個好孩子！錢你放下吧，待正兒回來之後，我叫他去找你！」一頓又問：「你爹是那一位？」

「我爹早已死了，是被遼兵殺死的，我伯伯是西威鏢局的副總鏢頭，所以我跟娘住在西威鏢局！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余顧南舉手抱拳，正欲辭行，忽見中年漢腰懸長劍，他心頭一動，於是問道：「小侄尚未請教伯伯尊名，實乃失禮之至！」

中年漢微微一笑。「余乃鳳先也。」

「呂伯父必是一代大俠，請問您認識齊雲高齊大俠麼？」余顧南一臉殷切地望着呂鳳先。原來呂鳳先確是名大俠，他外號便有「鐵劍大俠」和「西京大俠」兩個大俠之譽，近年來，在京西南路和北路名頭亦極響。

當下呂鳳先微微一怔，反問：「你認識齊雲高麼？」

「當然，他是小侄的師父！」

呂鳳先一驚，忙道：「余少俠請進來坐坐。」余顧南聽他稱自己少俠，開心得不得了，更爲有這樣的師父而感到自豪，當下謙遜了幾句，便隨他進去。

呂鳳先家裡佈置十分簡單，看來家境並不富裕。他道：「請坐，拙荆回娘家，家裡沒有下人，沒什麼好招呼的。」

「能與大俠同席而坐，是小侄之榮幸。」余顧南急不及待地問：「伯伯幾時與家師見過面？」（六八）

失落的浪漫　文：司明　畫：豪裕

該與男朋友同住一房

小方右手一揮，謝芬妮左頰重重地中了下，也有路人加以注意，她沒有別的選擇，逃進大廈，電梯門開，奔入按掣，她她並不太狠小方，以爲昇有應得。進宅門，史丹拉問她怎麼了，她不能答覆，奔入洗手間照鏡，左頰上墨有指印，她洗了面出來，菲傭也不再問。這夜，她也吃不下飯，因此未吃。十一點半，肚餓，她又出去，走進一個家餐室，忽見曾與自己上床的周某與一個少女同桌，她以爲不能退出，否則要給懷疑，走到壁角坐下，要了生啤與黑椒牛柳。生啤來時，這一對走了，她吃罷回去。

明天早晨謝芬妮得到陸太的電話：

「許久不見了，什麼地方過聖誕？」

「二十三日到澳門去。」謝芬妮說：「你們呢？」

「我們到日本，史蒂文要睇「下雪」。」

「過白色聖誕最時髦呢！但東京是不大可能有雪的。」

「二十二日到東京，二十四日到北海道了。澳門有什麼好玩？」

「澳門由葡萄牙人統治，天主教是葡萄牙的國教，宗教氣氛濃些。」

「當然和劉先生同去了。」

「還有劉先生的朋友張先生。」謝芬妮撒謊了：「張先生的女朋友珍妮我也熟，和她住一間房不寂寞呢！」

「你還是保守的，該與男朋友同住一房。」

「第一次婚姻失敗後，對男人要小心實實呢！」

「店裡忙不忙？」

「忙過了。」

「我過農曆年要到你店裡來買些衣服了……」

「我給你折扣。」

她們談了十分鐘分別，那天下午五點，令謝芬妮驚異的是周某與他昨夜的女朋友來了。他對她望了一眼，她故意並不避開視綫，陳小姐去招呼，芬妮站得雖遠，但特別注意他們，那個二十一二歲的姑娘自己選了一件，後來她去試身，出試身間時說滿意。周某後來用兩張「金牛」付了一千三百五十元的帳。在沒客時，芬妮走得很前，她的心安了，他不再可能知道她與他上床呢。後來馬太問她送些什麼禮物與菲傭，答道：

「我將送一匣瑞士朱古力與她。她愛吃糖呢。」

毛太也說要送朱古力了。（二九）

竹林七賢之一　善彈琵琶聞名

阮咸放任不羈

輕蔑世俗鄙薄禮法崇尚老莊　精通音樂技藝高超音調雄雅

古人古事

古琴小姐：

關於阮咸，是在魏晉時代的「竹林七賢」中間，除嵇康之外的一個傑出的音樂天才。如果說，嵇康是當代的操琴名手，那麼，阮咸就是其時的琵琶大家。至今琵琶又名「阮咸」，就是由他得名的。可見他演奏琵琶的技藝，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。

這位精於琵琶的大音樂家，年輕已在藝術上就已經有了極高成就。他一字仲容，陳留尉氏（今河南開封附近）人。在「竹林七賢」中以「窮途之哭」著稱的阮籍，就是他的叔父，兩人合稱爲「大小阮」。他們叔侄倆雖然有了輩份上的距離，但却不拘形跡，經常像朋友一般共同遊息，那種放任不羈的生活作風，也的確各有千秋。

據說，他們在故鄉居於道南，其他的一些阮姓人家，則居於道北。當時，北阮富而南阮貧。每年到了七月七日，鄉間流行一種晒衣服的習俗。大家都要把衣服搬出來晒晾。那北阮是富貴的人家，晒的自然都是綾羅錦繡，光彩奪目，闊氣非常；南阮中的阮咸，却是個窮措大，到了那一天，他也把自己的破布衣裳拿出來，用竹竿高掛，晒在外邊。有人見了笑他寒酸，認爲與其這樣獻醜，倒不如老實藏拙，但他却說：「未能免俗，我也只好這樣做做罷了。」這種做法，一方面固然表現出阮咸爲人很有風趣，另一方面却也流露出他對世俗富貴的輕蔑。

阮咸和他的叔父阮籍一樣，生平也很鄙視禮法。這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們崇尚老莊之說，鄙薄種種虛僞的繁文縟節，而另一方面，這也是對於當時統治者的一種實際抗議。原來當時司馬昭手握曹魏的國柄，大力提倡「以孝治天下」，這跟魏武帝曹操當年在「求逸才令」中宣示過的原則：「或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國用兵之術」的人，都可以獲得重用的情況對照起來，就顯然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早在曹魏皇朝初期被抛開了的種種禮法，此時又正在死灰復燃，成爲新的統治者鞏固權位的工具，阮籍曾憤怒地說：「禮教豈爲我輩而設？」阮咸也會在母喪期間，穿着孝服，騎驢去追自己私戀中的一個胡婢，這其實都是對禮法尊嚴的一大諷刺。

阮咸雖然列名於「竹林七賢」，這個享有盛譽的文學集團之中，但他的文學創作，却一點也沒有保留下來。只是在音樂方面的成就，才爲世人所認識。他生平以善彈琵琶著名，死後，據說也就以琵琶殉葬。這一個伴隨着他長眠地下的「塚中琵琶」，經過從西晉到盛唐五百年間的長期埋藏之後，到了唐玄宗的開元年間（公元七一三年——七三五年），方才重現於世，發爲遺響。

當時，有人在一座古墓裏掘得一件銅製的樂器，身作正圓形，樣子與琵琶相彷。經過許多人的反覆推究，都不知道它的來歷，後來有一位任爲弘文館學士的元行沖，在花費一番工夫後，斷定它是阮咸的遺物。但這個琵琶經過幾百年的地下埋藏，已經紘敗質朽，不能再彈，所剩的只是一個規模與軀殼。於是元行沖就叫匠人用木料依了樣式，仿製出一具來，稱爲「月琴」，彈起來音調雄亮而清雅。幾百年前的遺風逸響，終於得見於人間。到了唐德宗時代（公元七八〇年——公元八〇二年），名學者杜佑鑒於這種月琴是阮咸創製，便索性把它改稱爲「阮咸」，以垂紀念。這以後，凡是琵琶之屬的樂器，都得了這個別號。

辨清濁阮咸解樂音　將無同阮瞻有遺風

在阮咸生前，他那種湛深的音樂修餘，就已經震動一時。當代有一位光祿大夫荀勖，本來是個圖書整理的專家，同時也妙解絲竹木石之音。由於他有點音樂才能，所以自曹魏時代以來，就經常負責處理國家的音樂行政，拜爲「侍中」，也即是皇帝的侍從秘書。入晉以來，他又做了「中書監」，加「光祿大夫」，成爲晉武帝司馬炎的心腹人物。像這樣的人物，音樂方面的聲望自然也就很高，據說有一次他會在晉武帝座中共飯，吃到一半，他就說這飯乃用「勞薪」煮成，晉武帝不信，派人入厨中調查，方才知道厨子果然是用一輛破車的木脚當柴燒。由這一個傳說，可見他在時人的心目中，實在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當時，他掌理朝中的樂政，修律呂、正雅頌，作有「正旦大會行禮歌」四首、「王公上壽酒歌」一首、「食舉東西廂歌」一首，統名「四厢樂歌」。此外，他又會依照漢代舊有的典制，以十二律造笛十二枚，命太樂府施行。

可是，就在他大展經綸，銳意從事音樂上的新建設時，阮咸却不客氣地給他以嚴格的批評。照阮咸的說法，荀勖按照漢律造成的這種新笛子，音色其實已經走了樣，不合於漢朝標準，所以聲調太高，近於哀思，乃是一種亡國之音。阮咸又指出荀勖造笛時，沒有依照周代的鍾律作準繩，所以有了差誤。原來鍾律之器，自周朝末年失傳以後，到漢代才重新創製起來。但漢末又被廢棄。魏文帝曹丕的黃初年間，任爲太樂令的著名音樂家杜夔依照當時流行的絲管之聲，參以周代的尺寸制度，另行創造了一種。至於荀勖的新製多，其實也和杜夔的差不多，但由於晉代的尺度已與周朝大有不同，因此所製樂器的長短大小，也就有了分別。這種情形，一般人固然不容易體會分辨出來，就算博學多才如荀勖，也沒有覺察，仍然自以爲是。只是有一個阮咸，在當時早已被譽爲「神解」，樂音一經傳進他的耳朵，就能聽出清濁與高低。

他之所以批評荀勖，本來也是出於好意，希望他能夠發現自己的缺點，有所改正。無奈荀勖本人，心高氣傲，自以爲音樂造詣，曠世無匹，阮咸的指摘，無非故意搗蛋，所以他便在晉武帝的面前，大說阮咸的壞話。其後阮咸被革去「散騎侍郎」之職，荀勖的這種攻擊，據說也很多關係。

但是，阮咸對新笛子的批評，其實完全沒有錯，這一點很快就獲得事實上的證明。原來在他被黜後不久，有個農夫在田野間耕作，偶然掘得一枝玉尺，晉獻給朝廷，朝廷派了專家加以鑑定，知道是周朝天下正尺」。荀勖用它來量度自己所製的各種樂器，才發現全部都短了四分。這時候，他對於阮咸的音樂鑒賞力，也就不能不由衷折服，深悔自己當時過於孟浪；把一位有才能的朋友，視作敵人。但是，這時阮咸已被解職，道歉也已來不及了。

阮咸的長子阮瞻，也是一位著名的音樂家，向來喜於鼓琴。他爲人虛懷若谷，和藹可親。也正因爲有這種性格，所以他對人對事的態度，往往無可無不可。有一次，他去拜見自己父親的朋友王戎，這王戎原本也是「竹林七賢」之一，在晉代已經官拜司徒，相於中央政府的內政部長，位望煊赫。他見了這位故人的兒子，就要考一考他的學問，所以問道：「聖人貴名教，老莊明自然，其旨同異？」這就是問：孔孟的學說重視禮法，老莊的思想崇尚虛無，兩者間的旨趣同也不同？這問題在當時是很難回答的，因爲晉代的國策推崇孔孟的名教精神，而一般執政的士大夫又多傾向於老莊的自然色彩，這本身所經形成了大矛盾。加以王戎本人少年時代放曠於竹林之中，原是老莊思想的崇拜者，中年以後却混跡於官場之內，成了孔孟學說的保護人，他的生平，也充滿了矛盾。如果阮瞻說孔孟與老莊不同，在公在私，都要觸到忌諱，但假使他昧着良心，硬說孔孟與老莊無異，那又未免有顚倒是非，「曲學阿世」之嫌。好在他也像父親一樣，有幾分聰明，結果就答道：「將無同？」

意即：「大概相同的吧？」司徒王戎因見這位年紀輕輕的世姪，口齒伶俐，智慮如此深沉，不覺大爲歡服，於是馬上叫人發了一張委任狀給他，「辟爲府掾」，也就是派他做了府中的秘書。時人因阮瞻以「將無同」三個字，就換來秘書的官位，無不引爲奇遇，就把他叫做「三語掾」。

後來人們又知道他善於彈琴，就紛紛登門拜訪，要求他彈奏，他也不問來者貴賤長幼，全部滿足他們的要求。由此可見，他不但在音樂方面，有高深的造詣，就是在個性修養方面，也很有阮氏的家傳遺風呢。（能業、新八八〇四）

癌與飲食習慣有關　生吃蔬菜可抗癌

通天曉先生：

不少書報上都說，患癌與飲食習慣有很大關係，未知這是否事實？聽說多吃生的蔬菜可抗癌，是嗎？

莫正南

莫正南先生：

大量的研究資料已充份證明：飲食與癌的發生有着密切關係，而飲食習慣的不同，往往造成癌發病率呈地理性分佈。

我國河南林縣是食管癌的高發地區，而肝癌發病率最高的地方則是江蘇的啓東。但是，如果改變居住地區，由於飲食習慣和食物的種類發生變化，癌的發病情況也相應變化。日本是胃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，如果日本人移居到美國，則胃癌就見減少，而大腸癌相對增多。這就說明不同地區的不同飲食習慣使癌的發病情況也不同。

一些食管癌是與飲酒和吸烟有關的，烈性酒和烟的長期慢性刺激會使食管的粘膜上皮細胞起增生變化，在其他因素的促進下就會發展成癌。喜歡食用多脂肪、少纖維素的人容易患大腸癌，這可能是由於進食的脂肪會引起大量胆酸分泌，而胆酸在腸道內超過正常的濃度，它所分解的產物就會起致癌作用。如果食物中含有較多的纖維素，就可將腸道中的胆酸稀釋，降低大腸癌的發病率。同樣，喜歡醃薰食物的人容易患胃癌。所以，多吃水果、蔬菜有保護作用。黃麯霉素是由黃麯霉菌產生的天然毒素，它常存於霉變的花生、粟米等食物中。黃麯霉素有很強的致癌性，有人實驗，用含黃麯霉素的食物餵小白鼠，這些動物發生肝癌的百分率很高。一些肝癌高發地區調查證明，發生肝癌與食物中黃麯霉素的含量成正比關係。

食物除了對消化道癌的發生有直接關係，對於消化道以外其他器官也存在着間接影響。研究資料表明，乳癌和子宮癌與脂肪食物有關，因爲過量攝入脂肪會改變體內雌激素的水平，干擾內分泌平衡，使這些器官產生癌變。

總之，注意食譜合理是防癌的有效措施。

至於多吃生蔬菜可抗癌症，這也是經過科學檢驗証明了的。美國科學家伯克利通過多年的研究測定，生吃蔬菜能保護人體的免疫系統，增強人的身體抵抗力，間接地起到抗癌作用。因爲生的蔬菜中含有豐富的維他命、纖維素、礦物質。這些物質可抑制癌細胞的生長。如把蔬菜煮熟或炒熟再吃，大部份營養遭到破壞，就起不到抗癌作用了。

不過，生吃蔬菜時應注意，一是清潔衛生，洗淨後再吃；二是加些蒜泥或醋調勻，殺死表面的細菌或病毒；三是一次不可吃得太多，以免引起腹瀉、腹痛。（秦成、新八八一七三）

講飲講食

飲茶能清熱解渴　菠菜原產尼泊爾

韭：漸覺東風料峭寒，青蒿黃韭試春盤　茄：君家水茄白銀色，絕勝坎里紫彭亨

吳文起先生：

來函詢問的幾項飲食常識，奉告如下：

（一）茶——在先秦古籍中，只有「荼」字，沒有「茶」字，並把茶稱爲「苦荼」，是「茶」的古體字。「爾雅·釋木」：「檟，苦荼。」郭璞注：「今呼早採者爲荼，晚取者爲茗，一名荈，蜀人名之苦荼。」郝懿行義疏：「今『茶』字古作『荼』……」至唐時陸羽著「茶經」，始減一劃作「茶」。

我國是茶的故鄉，也是世界上種茶、製茶和飲茶最早的國家。但最初茶只當作一種藥材，後來在長期的醫藥實踐中，人們逐漸認識到茶不僅能對人體起到興奮大腦和心臟的作用，而且還可以清熱解渴，是一種很好的飲料，於是人們開始大量種植和採製。三國時期，飲茶的習慣已逐漸形成，到了唐代，飲茶的風氣已很普遍。唐陸羽所著的「茶經」，對飲茶的歷史，茶的起源、性質，茶的產地，採茶的器具，製茶的過程，飲茶的方法及使用的茶具等等，都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論述。到了宋代，製茶技術有了顯著的進步，茶的品類也日益繁多。直到現在，茶仍然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喜愛的飲料之一。

（二）脯——上古乾肉叫脯，叫脩，或叫「脩脯」。「禮記·內則」：「牛脩鹿脯。」其製作方法是，將肉當入沸水中煮至半熟，然後加作料，使之乾燥，便成。「論語·鄉黨」：「沽酒市脯不食。」

（三）菠菜——主要綠葉菜之一。最初叫「菠稜菜」。據「冊府元龜」記載，菠菜是唐朝貞觀二十一年（公元六四七年）由尼波羅國（尼泊爾）傳入我國的。菠菜比較耐寒，一年四季均可種植。蘇東坡有：「雪底菠稜如鐵甲」，「霜葉露芽寒更茁」等詩句，對菠菜深表讚賞。

（四）韭——我國古代重要蔬菜之一，與葱、薤等屬於葷辛類蔬菜。韭菜係我國原產。早在漢代，我國人民已創造出冬季將韭菜移植於溫室或地窖中的栽培方法。「漢書」中記載了太官園在冬天用溫室生產葱、韭的情況。這樣培育出來的韭菜叫「韭黃」，葉嫩，味鮮美。到了宋代，韭黃的產量較前增多，蘇軾的詩中就提到「漸覺東風料峭寒，青蒿黃韭試春盤」。

（五）茄子——我國普通蔬菜之一。果實多呈紫色，也有綠色或白色的。原產印度和泰國。古代文獻中最初見於晉代嵇含的「南方草木狀」。「齊民要術」中更多提到它。唐代從國外傳入一種白茄，有人送了一些給黃庭堅，他作詩謝曰：「君家水茄白銀色，絕勝坎里紫彭亨。」紫彭亨，指紫色的大茄子。茄子除作爲蔬菜食用之外，其根可作藥用。

（六）家禽——上古用作食物的家禽，主要有雞、鵝、鴨。鵝，又叫雁。雁有野雁、舒雁之別。舒雁即鵝。鴨是後來的名字。戰國時代叫鶩。「楚辭·卜居」：「將與雞鶩爭食乎？」鴨，又叫舒鳧，用以區別於野鳧。（豐餘、新八八一六七）

衡坊服務　通天曉主辦

蟲魚草木

撲朔迷離美人魚

通天曉先生：

著名童話家安徒生的故鄉有一座美人魚塑像，中外都有關於美人魚的傳說。請問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美人魚呢？

張小若

張小若小姐：

美人魚也稱人魚，是古今中外盛傳的美人，因爲有些記載言之鑿鑿，也就引起了人們的遐思。

從古代公元前三世紀起，就有關於人魚的傳說和文字記載，世界各地都流傳着各種說法。我國漢代的「史記」、宋朝的「祖異記」，都載有人魚的記錄。

傳說北宋太祖年間，有個名叫查道的人，奉旨出使高麗，當大船航行至渤海海峽時，時值夕陽西照，海風輕拂。突然，平靜的海面上出現了奇迹。大船的正前方海面上，出現了「一婦人」。據目睹的美人魚是：「旗裳雙袒，鬢髮紛亂，命扶於水中」。這個美人魚懷抱着一個嬰兒，在水面上悠然而行。雖然大船和這個婦人有一定距離，但仍隱約可以聽見嬰兒「哇哇」啼哭之聲。查道等人見此奇事，趕忙對之拱手作揖禮拜。但是一會兒，那婦人和嬰兒全無踪影。這就是北宋時渤海灣美人魚的見聞。

十九世紀初，英國皇家博物館曾經展覽過一條美人魚標本。後來經過鑑定，原來是一位製作標本的工作人員，把一個猴子的頭和一尾魚身巧妙縫合而成的。拆穿西洋鏡，原來是用假東西來騙人。

到了現代，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四日，科威特的報紙報道了「紅海海岸發現美人魚」的消息，據說此物和過去人們傳說的美人魚形狀有所不同：牠上半身是女人的形體，下半身是魚，有着兩條修長的腿和十隻脚趾。這一報道還附有美人魚仰臥海濱的照片。這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注，並廣爲轉載。但不久，埃及的水產科研部門闢謠說，那美人魚是用一條魚和一個裸體女人相片拼成的。

究竟有沒有美人魚呢？近年科學工作者在南海會捕到「美人魚」。但這既不是人也不是魚，而是一種稱爲「儒艮」的海獸，胎生，雌的胸部有兩個乳房，遠望過去，就很像一個婦人的模樣了。

至於海裏還有沒有更接近於人形的生物，這有待進一步發現了。（唐寧、新八八一七九）

收函刊覆：忘記人　古琴　莫正南　張小若　吳文起

郵覆：劉雅建　忘記人（北京人）